

# 新密李家沟遗址研究进展及相关问题\*

王幼平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Abstract:** New evidences from Lijiagou site indicated that, in the Microlithic layers of the end of Paleolithic Age, partly polished stone implement, potshards and numerous artificially moved stone blocks were found, which provided important clues for exploring the origins of the Neolithic cultur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e new type of cultural remains represented by the sandy pottery wares with impressed patterns and legless board-shaped grindstones found in the dark loessial soil layers filled the gap between Peiligang Culture and the late Paleolithic cultures in this region. 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newly found stratigraphic sections at this site, which included the superimposing cultural layers from the end of Paleolithic Age to the early Neolithic Age, provided reliable stratigraphic references for searching the cultural remains in the transformational stage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nearby regions.

**Key words:** Microlithic, Early Neolithic, Lijiagou site

**摘要:** 综合研究显示, 李家沟遗址细石器文化层的局部磨光石器、陶器残片及人工搬运石块等发现, 是探讨中原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出现的重要线索。灰黑色土层发现的压印纹夹砂陶与无腿磨盘等遗存所代表的早期新石器文化, 则填补了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到旧石器时代末期的细石器文化之间的空白。李家沟遗址的地层剖面亦清楚地展示了中原及邻近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地层序列。

**关键词:** 细石器; 早期新石器; 李家沟遗址

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是2004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旧石器考古专题调查时发现。2009年秋季和2010年春季,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 对该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两度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100平方米, 发现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动物化石遗存, 为认识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学研究增加了一批新资料<sup>[1]</sup>。这一新发现受到史前考古学及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很多业内同行还亲临现场考察, 在相关学术研讨会上也展开讨论。自第一阶段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结束以来, 整理与研究工作的进展顺利, 并有相关成果陆续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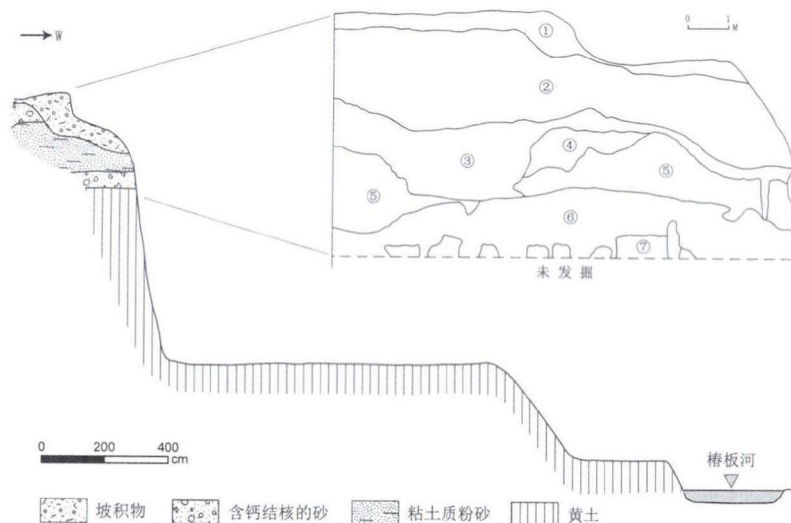
由于前期研究工作繁多, 成果发表的周期较长, 速度较慢, 已发表的关于李家沟遗址发掘收获的介绍不够全面, 研究及相关认识尚未深入,

给关心这个遗址的学界同仁带来不便。为此, 本文作者希望在李家沟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报告正式出版之前, 先简要介绍李家沟遗址的地层剖面、动物化石遗存、石器工业等发现与研究的进展情况, 为关心这个遗址的同行提供新信息。

## 一、地层剖面

自遗址发现与发掘工作开展以来, 考古界与相关专业同行对李家沟遗址的地层剖面都很重视。在第一阶段发掘工作结束以后, 又多次组织多学科研究者到遗址现场考察取样, 详细讨论遗址堆积的形成过程与年代及古环境背景。研究确认, 该遗址坐落在属于淮河水系的椿板河左岸的2级阶地之上。其下是马兰黄土基座。文化遗存埋藏在阶地堆积中。文化层由上向下由裴李岗、李家沟、细石器与石片石器四个文化发展阶段形成的堆积构成<sup>[2]</sup>。以发掘区南区的南壁剖面为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120)。



图一 李家沟遗址附近椿板河河谷及发掘南区剖面图

例，可以分为7层（图一），最上面是褐色砂质黏土扰土层。第2层为棕褐色的含碳酸钙胶结物层，含少量裴李岗陶片，此层可见于本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新郑唐户遗址，即被叠压在裴李岗文化层之下。第3层为灰白色的砂砾层，含零星陶片、石制品，也是裴李岗文化层。第4层为棕黄色砂质黏土，含少量石制品，从所含的零星陶片看，亦属于裴李岗阶段的遗存。第5层上部为灰黑色砂质黏土，向下渐变为棕黄色，含与北区5、6层相同的夹砂压印纹陶片、少量石制品，是典型的李家沟文化遗存。第6层褐色砂砾层，含大量料礓石，含船形、柱状等类型的细石核与细石叶等典型的细石器文化遗存，亦见局部磨光的石铈与素面夹砂陶片，系细石器文化遗存。第7层为次生马兰黄土层，亦含少量的石制品，系以石英、燧石等原料为主体的小型石片石器。

上述地层关系在发掘区北区的剖面同样存在。类似的地层关系在本省的舞阳大岗、山西的吉县柿子滩等地也可以看到<sup>[3]</sup>。这样的地层关系反映了本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基本情况，即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片石器阶段、细石器阶段再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化的连续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李家沟遗址的地层剖面所显示的地层关系恰好反映了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

## 二、动物遗存

动物骨骼遗存是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认识史前时代人类的经济形态、社会生活以及行为特点都

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李家沟遗址也有数量较多的动物遗存的发现。这些发现对于分析遗址的文化特点，认识该遗址不同阶段居民的生产、生活以及行为特点等方面的情况都很重要。经过近几年的工作，对于李家沟遗址不同文化阶段发现的动物遗存都已经进行整理鉴定，在此基础上也进行统计分析，详细的研究报告将陆续发表。这里仅先就不同文化阶段的动物遗存的可鉴定到种属的标本数量与种类情况，予以介绍，并进行简单说明。

动物化石遗存在最早的石片石器文化层与最晚的裴李岗文化层均很少见，主要是发现在细石器文化层与李家沟文化层。这两层也正是本遗址最主要、也是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最关键的发现。细石器文化层总计发现动物骨骼近400件，可鉴定的标本数量也超过百件。种类有鹿、马、牛、猪及鸟类。大型鹿类居多，其次是马、牛、中型鹿，小型鹿、猪及鸟类较少。（表1）

表1 李家沟遗址可鉴定动物骨骼统计

种类	细石器文化		李家沟文化	
	数量	%	数量	%
鹿类	54	47.0	85	62.5
马	17	14.8	3	2.2
牛	13	11.3	7	5.1
猪	3	2.6	5	3.7
兔	-		1	0.7
食肉类	11	9.6	15	11.0

续表

	细石器文化		李家沟文化	
	数量	%	数量	%
啮齿类	5	4.3	4	2.9
鸟类	11	9.6	14	10.3
贝类	1	0.9	2	1.5
合计	115		136	

李家沟文化层发现的动物骨骼遗存超过 400 件, 其中有 100 多件可以鉴定种类, 也有鹿、马、牛、猪及鸟类。从数量上看, 以鹿类的标本最多, 其他种类动物的比例均不高。与细石器文化阶段明显不同的是, 马、牛等形体较大的动物数量剧减; 在鹿类中, 也以中、小型鹿类为主。骨骼的保存部位以肢骨碎片和牙齿最多; 鸟类的标本则主要为蛋皮。

如表 1 所示, 两个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动物群的种类基本一致的信息说明, 中原地区距今万年前后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自然环境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然而两个动物群不同种类数量方面的此消彼长, 却反映了两个阶段人类狩猎与利用动物资源的行为有明显不同。两个动物群均以食草类动物为主, 但在细石器文化阶段, 却是以形体较大的马、牛以及大型鹿类占主导地位。但到新石器早期阶段, 马和牛的数量骤减, 鹿类动物中也以形体较小者为主。形体较大动物的减少, 小型动物的比例增加, 说明人类狩猎对象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 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可以提供给人类食用动物类资源总量在减少。所以, 可能是为了尽量增加肉类资源, 小型动物, 甚至形体较小兔类也进入当时人类利用的范围。肉类资源的减少所带来的另一项变化, 应该是增加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随着这些生计活动方面的变化, 自然会影响到当时居民的栖居方式, 乃至社会组织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是构成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有的考古证据显示, 史前人类制作骨器主要是使用食草类等形体较大动物的管状骨等特定部位。这种活动不会显著影响到古人类遗址内可鉴定标本的数量与种类的统计。由此看来, 李家沟遗址不同阶段动物群组成发生变化的情况, 不大可能是受到骨器加工活动的影响, 而更可能是晚更新世末至全新世之初发生的广谱革命的反映<sup>[4]</sup>。

### 三、石器工业

李家沟遗址不同文化阶段的石器组合及其变化也是研究者们所关注的焦点。最近这方面的研究也有进展<sup>[5]</sup>。总体来看, 虽然有石片石器、细石器、李家沟文化与裴李岗文化等 4 个时期的石器组合, 但和动物遗存的保存情况相似, 石片石器与裴李岗文化阶段的石制品数量都有限。也只有细石器和李家沟文化阶段发现的石制品具有统计意义, 并可供对比研究。(表 2、3)

表 2 李家沟遗址石制品分类统计

类别	细石器文化		李家沟文化	
	数量	%	数量	%
普通石核	74	5.2	37	5.1
细石核	22	1.5	7	1.0
石片	208	14.6	93	12.6
断裂片	80	5.6	42	5.8
细石叶	38	2.7	12	1.6
石叶	2	0.1	-	
断块	730	51.3	361	49.5
搬运石块	180	12.7	126	17.3
工具	88	6.2	51	7.0
合计	1422		729	

表 3 李家沟遗址工具分类统计

类别	细石器文化		李家沟文化	
	数量	%	数量	%
边刮器	69	78.4	25	49.0
端刮器	5	5.7	2	3.9
雕刻器	4	4.5	-	
凹缺器	-		3	5.9
尖状器	4	4.5	-	
石镞	4	4.5	2	3.9
砍砸器	1	1.1	3	5.9
石镑	1	1.1	-	
石磨盘	-		2	3.9
石磨盘残块	-		7	13.7
石锤	-		5	9.8
石砧	-		2	3.9
合计	88		51	

以上表 2、3 的统计说明，李家沟遗址旧、新石器过渡关键阶段的石器组合与工具类型的变化，也不是特别明显的巨变，而是一种逐渐过渡，此消彼长的渐进状态。在石制品的基本构成方面，两者没有重要区别。但值得注意的是断块与人工搬运石块之比例，在两个阶段有所不同。李家沟遗址发现的断块与搬运石块皆是来自遗址附近的石英岩，结构粗糙，不太适宜加工石器。细石器阶段较高比例的断块存在，说明此阶段这类石料进入遗址的目的更多还是与加工石器有关。到新石器早期阶段有人工痕迹的断块减少，而不经加工的搬运石块的比例增高，说明石英岩原料进入遗址的功能，可能并非加工石制品，而是用于建筑或其他与定居相关的目的。大量非加工石器的石料进入遗址，应该看作是旧石器时代之末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一项重要特征。

进一步观察两个阶段工具组合的情况，也有类似的变化。两者基本的工具类型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明显有较多的石磨盘出现。石磨盘的存在一般多与加工植物类资源有关，其出现在此时，也显示这一阶段有更多植物类资源利用的表现。

时代更早的石片石器阶段，只有 20 余件石制品的发现。这些石制品的原料主要是外来的石英或燧石，很少见到本地的石英岩使用。同时也没有见到人工搬运石块的存在情况。这些表现说明，石片石器阶段的李家沟遗址居民流动性很强，只是临时停留在遗址短暂活动。

石器工业的情况也说明，从细石器阶段开始，李家沟遗址才逐渐成为史前居民较长时间的居住地。不过，从石器组合以及前述的动物遗存等情况来看，此时的李家沟遗址居住者，仍应该是流动性较强，尚不能长期定居。因而这一阶段所形成的地层堆积以及文化遗存，均还比较有限。李家沟文化阶段的石器组合，则已说明此时应该有较长时间定居活动的存在。形体较大的石磨盘、数量众多的人工搬运石块与陶器残片，以及较厚的文化堆积，都显示李家沟遗址此时应该被较长时间居住利用。

#### 四、相关问题

旧石器时代过渡以及农业起源问题，是世界史前史的最主要课题之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围绕此课题展开的田野考古发掘不胜枚举。已取得的、并发表的研究成果也可谓汗

牛充栋。然而，随着发现与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越来越认识到，旧石器时代的结束，可能并不是由于突然发生的“新石器革命”。农业起源亦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突然事件。中原及邻近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这一地区的农业起源问题，也是学界同仁长期关注的课题<sup>[6]</sup>。尤其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在河南新郑发现裴李岗文化以来，寻找更早的新石器文化，填补该地区旧新石器时代之间的发现的空白，一直是考古同行努力的方向。正是由于这一学术背景，李家沟遗址的发现才受的学界同行的特别关注<sup>[7]</sup>。

李家沟遗址受到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其连续堆积的地层剖面。李家沟遗址地处我国黄土分布的东南边缘区。这一地区的黄土地层发育，遗址所在附近清楚可见晚更新世的马兰黄土到全新世黑垆土及以上连续堆积<sup>[8]</sup>。遗址所在部位为椿板河 2 级阶地，其下是马兰黄土基座，向上砂砾石层、粉砂至砂质黏土类堆积。无论是阶地堆积或是黄土地层，均是晚更新世以来的连续堆积，完整地保存了晚更新世以来气候变迁与古人类活动的相关信息。如前所述，李家沟遗址的地层剖面也保存了晚更新世晚期从石片石器、细石器到全新世早期的李家沟文化与裴李岗文化遗存，清楚地记录了早期人类在这个遗址上各类活动信息。

类似的剖面与文化遗存的地层关系在李家沟遗址周边的同期遗址也有发现，如河南舞阳大岗细石器遗址、山西吉县柿子滩细石器遗址以及河北武安磁山新石器遗址。（图二）在这几处遗址所揭露的地层剖面上，均可见到晚更新世以来的马兰黄土或与之相当的堆积至全新世的黑垆土层的完整序列。遗憾的是除李家沟遗址以外，另外几处遗址均未见到李家沟文化遗存。所以，尽管这些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工作均早于李家沟，但李家沟文化却一直没有面世。李家沟遗址，尤其是其地层剖面与文化序列的发现，不但增添了一个

年代 (BP)	地层	李家沟	磁山	大岗	柿子滩
8000	裴李岗文化 黑垆土	裴李岗文化 李家沟文化	磁山文化	裴李岗文化 -----	9 地点 (细石器)
10000		细石器文化		细石器文化	
20000	马兰黄土	----- 石片石器			↑ 14 地点 (细石器)

图二 李家沟及相关遗址的年代、地层与文化发展

前所未见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同时也揭示了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埋藏特点与分布规律<sup>[9]</sup>。

另一深受关注的问题是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除了前述动物遗存与石器工业的发现,李家沟遗址的细石器文化层发现2件陶片与1件局部磨制的石铍。李家沟文化层发现数量多达200余件,烧制技术、形制与装饰风格均不同于本地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文化的陶片。前者的发现将制陶技术与磨制石器技术在中原地区出现的时间提早到距今万年以前,并且与典型的细石器文化共存。后者则清楚说明在距今10000至9000年期间,中原地区还存在着一种有别于裴李岗文化的新石器早期文化。与这些重要的文化遗物共存的还有石圈或石堆等遗迹现象。这些文化遗存清楚地记录了从旧石器晚期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过渡期间,李家沟史前居民的栖居形态的变化,即从流动性较强的临时性营地到较长时间居住的固定居址的演变过程。

对李家沟遗址认识的最核心问题,当是如何整合遗址的地层堆积、文化遗存、年代学与古环境背景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系统认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的过渡历程。透过前述李家沟遗址发现材料的综合研究,已经可以看到这一过程大致的脉络,即从石片石器、细石器到李家沟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发展过程。伴随着文化的演进,李家沟遗址居住者的生计方式与栖居形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也应该反映了该地区古人类在晚更新世之末到全新世之初,从流动性较强的狩猎采集者向更多利用植物资源较稳定生活的定居者的演化过程。

### 五、小结

尽管李家沟遗址已经发掘的面积有限,所发现的文化遗存及相关信息也有其局限性,然而,这个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所获,还是为认识中原地区史前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打开了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户,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包含从晚更新世末到全新世之初期间连续堆积的剖面。这个剖面完整地记录了旧石器时代过渡期间文化发展与

环境变迁等多方面信息。同时也可以看到,在大家已经熟悉的裴李岗文化之前,到旧石器晚期文化之间,还存在着有别于前者的李家沟文化。李家沟文化已有很发达的制陶工艺,较稳定的定居生活,然而其石器工业与生计方式,却与更早的细石器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显示,中原及其邻近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以及农业起源,都并非是一次突变,而是经历了很漫长的发展历程。作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特点,即陶器与磨制石器的应用,早在更新世之末的细石器文化阶段就已见端倪。而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技术与工具组合,也并没有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而马上退出历史舞台,而延续到李家沟甚至是裴李岗文化阶段。更重要的是作为农业经济存在的重要基础,即定居形式,也应萌芽于旧石器晚期之末的细石器文化。所有这些,都是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现与经过科学发掘所带给我们的信息。

- [1]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新密李家沟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J]. 中原文物, 2011 (1): 4-6, 39;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 新密李家沟遗址发掘简报 [J]. 考古, 2011 (4): 3-9.
- [2] 王幼平. 李家沟、大岗与柿子滩9地点的地层及相关问题 [J]. 考古学研究 (九), 2012: 1-10.
- [3] [9] 张居中, 李占扬. 河南舞阳大岗细石器遗址发掘报告 [J]. 人类学学报, 1996, 15 (2): 105-113; 柿子滩考古队. 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第九地点发掘简报 [J]. 考古, 2010 (10): 7-17.
- [4] 潘艳, 陈淳. 农业起源与‘广谱革命’理论的变迁 [J]. 东南文化, 2011 (4): 26-34.
- [5] 王幼平等. 李家沟遗址的石器工业 [J]. 人类学学报, 2013, 32 (4): 411-420.
- [6] 陈星灿. 黄河流域的农业起源: 现象与假设 [J]. 中原文物, 2001 (4): 24-29.
- [7] 秦洪源, 周书灿. 对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几点认识 [J]. 中原文物, 2013 (5): 17-19, 98.
- [8] 孙建中, 景波. 黄土高原第四纪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 77.

(责任编辑: 贾璞)